



徐文光

15. 12. 16 生

湖北嘉魚人

中央大學、陸官廿一期砲科畢業

經歷／

連營長、廣播電台節目主任、傳播公

司企劃經理

現職／

復興電台「國劇廳」節目製作兼主持人

作品／

秦香蓮後傳、折箭為盟

編改「寶蓮燈」中「劈山救母」一劇

修定「天下第一家」、「楊金花」、

「百花公主」、「雅觀樓」等劇

丹心旗

國劇劇本第一名 徐文光

劇本大綱

宋時，遼邦屢犯邊境，宋王怯戰求和。遼王派大都統耶律休為特使，率兵進入河東重鎮忻州，明為議訂和約；實欲進窺中原。忻州大使陳全忠，率子陳南屏奉旨迎賓，備受屈辱，以顧全大局，容忍未發。

民女岳霞飛文武雙全，耶律休仗勢強娶未遂，殺害岳氏全家。霞飛倖免，乃夜入行館行刺耶律不成，避至太守衙中。遼將耶律強入搜查，被陳南屏殺死，陳太守急命二人走避，入山聚眾，共驅遼寇。已則備受苦刑，以身殉國。

陳南屏與岳霞飛據雁翅嶺，正圖舉事，遼邦大兵搜山。乃分路突圍，岳女遁入九曲山，被林場主人孟七公收留。陳南屏投效蒙州元帥段雄才帳下，並以襄應外合之策，說動段元帥興兵接應。復號召各地志士改裝分批潛入忻口，中秋之夜，突襲行館。耶律就戮，兩兵合一，遼軍潰退，丹心旗揚，國土重光。

（註：本劇情節，均屬虛構。但盡南北宋諸帝，遼邦、金國外患不絕，義軍事蹟頗多可記者，「構想」應有所本，敬請指教！）

場次

第一場：密謀
 第二場：凌辱
 第三場：夜奔
 第四場：身殉
 第五場：突圍
 休息
 第六場：定策
 第七場：問漁
 第八場：報訊
 第九場：巧扮
 第十場：功成

劇中人物、角色、容裝一覽表

劇中人	角 色	扮 相	服 裝
耶律休	遼邦都統 (淨)	勾黃色、碎臉、紅扎髯、耳毛子	△霸王蓋、長狐尾、黑蟒、玉帶、厚底靴 (翎子) △開打、改良靠虎頭靴、持大頭槍
遼馬圖	遼邦軍師 (文丑)	勾豆腐塊臉，吊搭髯	△八掛巾、八掛衣、福字履、持拂塵
郎 約	遼將 (武淨)	勾藍碎臉、耳毛子	△倒纓蓋、掛小狐尾、改良靠、虎頭靴、佩刀、牽「犬形」
陳全忠	忻州太守 (生)	俊扮、黑三髯	△第二場——忠紗、紫官衣、玉帶厚底 △第四場——卸官衣內素箭衣、大帶甩髮、厚底靴

孟 瑛	孟七公 場主	虞世昌 宋義士 扮漁夫 (生)	段雄才 宋元帥 (生)	況 復 陳南屏義弟 (武丑)	岳霞飛 俠女 (旦)	黎善從 宋特使 (文丑)	陳南屏 太守之子 (小生)
孟七公之女 (旦)	九曲山林場 (淨)	俊扮、白色二濤髻	俊扮、黑三髻	搽紅臉勾眼鼻窩	勾元寶丑臉、五縷 吊搭髻		
梳雙抓髻、繫絲帶、簪花	白滿髻	俊扮、白色二濤髻	俊扮、黑三髻	搽紅臉勾眼鼻窩	勾元寶丑臉、五縷 吊搭髻		
△第八場：穿綉花禪子襖，繫腰巾、彩鞋 △第九場：改扮著竹布衫褲。	△古銅色、鴨尾巾、英雄衣、褶子、厚底靴、開打持扑刀	△白髮髻、草帽圈、茶衣褲、高腰白布襪子、灑鞋、持船槳	△夫子盔白，大靠、斜髻、玉帶、厚底靴 △開打卸髻、持單頭槍	△改良鑽天盔（或改戴蒼蠅罩）。黑褶子、縵子、大帶、綁腿、灑鞋（或薄底靴） △第九場——改扮包頭巾（衣同上）	△第二場——梳大頭、簪白花、白色面牌、戰襖戰褲，繫白腰巾、藍白色彩鞋背劍 △第五場——加披素花褶子 △第八場——加穿月白色帔 △第九場——改扮穿竹布衫褲	△奸紗帽、綠蟒袍、玉帶、朝方	△第二場——白色軟紮巾、開髦箭衣、縵子、大帶、厚底靴、寶劍、馬鞭 △第五場同前但加孝綢子 △第九場——改扮差官、戴大葉巾。馬掛、箭衣、搯「公文封」、馬鞭、厚底、大帶。 △開打同第二場脫開髦

守城官	遼方(淨)	搽臉、畫眉子、眼 鼻窩及連鬚鬚鬚	戴鞋帽、箭衣、馬掛、大帶、厚底靴、佩刀
中軍	遼方(生)	俊扮、黑三髯	中軍盔、開氈、厚底靴
媒婆	宋方義士(彩旦)	俊扮、蘇髻、簪大 紅花一朵。	穿彩旦衣、繫裙子、彩鞋、持繡花手中
新娘	宋方義士(旦)	梳大頭、簪紅花	△鳳冠、霞珮、宮裝、彩鞋 (或著女蟒、玉帶、內穿戰襖、戰褲、脫下開打)
眾衙役 (趕吹鼓 手及轎夫)	宋方(末)	俊扮	紅氈帽、皂隸衣 持大鑼、鏡鼓、噴吶等響器、轎夫四人，或一人持「小帳子」
宋將 (二— 四人)	宋方(武生)	勾臉俊扮各二人	△紫大額子、虎頭盔、紫絳色大靠、厚底 △紫小額子：紫綠色大靠、厚底
遼將 (二— 四人)	遼方(武淨) (摔打)	勾各色碎臉	△獅子盔、紫藍色軟靠、薄底靴 △荷葉盔，紫紫色軟靠，薄底靴
眾義士 (四人)	宋方(武行)	俊扮 搽臉	△黃老虎帽、上手衣、薄底靴
遼兵	遼方(武行)	搽臉	△黑老虎帽(或黑包頭)、下手衣、薄底靴
龍套(四人)	宋方(末)	俊扮	△白色報子巾、白龍套衣、白色門槍旗、薄底靴

△特別砌末：(一)丹心旗兩幅一大一小、旗淡白色、鑲黃邊中有紅色心形，內繡黑色「義」字，旗為岳霞飛及陳南屏專用。

(二) 獒犬犬形較一般兇惡碩大，郎豹用。

第一場 密 謀

(沖頭，幕啟，遼邦特使耶律休坐高台，軍師達馬圖、遼將郎豹牽異種獒犬侍立，眾副將、遼卒環列。)

(大鑼冒兒額)

耶律休(唸)：雄踞北塞有數秋，

宋王怯戰把和求；(小鑼兩擊)

某今奉了狼主命，

耀武揚威(冷錘)入忻州。(大鑼單起鳳點頭)

某——(倉)大遼邦狼主駕前兵馬大都統——耶律休。(住頭)可笑那宋王無能，劃地求和，狼主命我以為特使，進駐忻州。啊……：遼軍師，有何高見？

達馬圖：啟都統，此番進駐忻州，名訂和議，實應藉此屯兵，待機謀奪中原。想那忻州乃是河東重鎮，太守陳全忠頗有才能，所領兵將，標悍善戰。況且他平日寓兵于農，一旦有警，全民皆兵，此人不除，必為後患。

耶律休：這——依軍師之見呢？

達馬圖：依屬下之見，可派遣先行軍使，去至忻州，見了那陳全忠，刻意侮蔑刁難，先挫其志氣。如若不服，正好藉口他不遵盟約，無意求和，將他拿下。那時節大都統師出有名，乘機興兵，南進中原，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耶律休：此計甚好，就命軍師，以為先遣軍使。郎豹(在)命你率同本部人馬，隨同前往，某家隨後就到。

郎豹：得令。

達馬圖：正是，(扎)(唸對)藉口和議生計巧、

郎豹：(接唸)軍師果然智謀高。(沖頭二人同下)

耶律休：兒郎的……(有)此番前去，刀槍要明亮、(倉采倉)軍容要雄壯、(采台采倉)隨令某家、帶馬忻去者、(啊)(站斜門，急急風，倒脫靴下)

第二場 凌 辱

(快長錘，四兵丁引忻州太守陳全忠上，鳳點頭)

陳全忠：(唱西皮散板)守忻州，承君命，遼使迎奉；(反長錘)

(轉流水)

忍屈辱，不由我，激憤滿胸；廟堂上，

偶和議，仇快親慟；官職小，欲迴天，乏力可從；喜的是，眾百姓，（轉散板）民心可用。（幕內搭架子：公子到）

陳全忠：哦，南屏兒回來了，叫他快快前來。（單起大鑼鳳點頭、唱末句散板）（唱）：待時機、驅遼寇、重顯我漢家

威容。（住頭）

兵丁：有請公子！（望家鄉，陳全忠之子南屏急上唱娃娃調快板）

陳南屏：（唱）奉父命，回忻口，晝夜兼行；

路途中，眾百姓，激憤不平；

赴國難，同敵愾，人人效命；

見爹爹，籌良策，拯救生民。（住頭）參見爹爹：

陳全忠：我兒來得及時，隨定為父會見遼使去者！（「三槍」，眾走圍場（下場門）設座，陳全忠坐下，眾人侍立）（幕內搭架子：大遼邦特使駕到）（急急風，郎豹率遼卒上）

郎豹，呔！（一鑼）你們那個是陳全忠？

陳全忠：忻州太守陳全忠在此！

郎豹：陳全忠！（五鍾），少時我國特使到來，爾等要大禮恭敬！（它采它）小心伺候，（它采它）你要與我（三鑼）

（仔細了！有請特使，（噴吶「風入松」，四壯卒抬大轎，達馬圖隨上）

達馬圖：（傲慢）大遼特使車駕在此，還不大大禮參拜！！

陳全忠：大宋忻州太守陳全忠，迎接特使，（長揖不拜）

達馬圖：啣，（五鍾）大胆陳全忠，小小的太守，見了我邦特使，因何長揖不跪。

陳全忠：（冷笑）嘿嘿……（一鑼）

達馬圖：呵？你為何發笑？

陳全忠：我奉旨迎賓，王命在身，如同特使一般，以常禮相迎，有何不可？（一鑼）你！不過是隨參末議之輩，不明儀

節，不識尊卑，竟然在此大言不慚，好生無禮，豈不可笑！（它）

郎豹：你住口！（倉采倉），此位（指達）乃是我大遼邦軍師達馬圖，你竟敢恥笑于他？來呀！（有），拿下了，（

陳南屏憤怒欲上，幕後百姓鼓噪聲）

陳全忠：且慢！（倉）兩國交戰，尚且不斬來使，議訂和約，怎可兵刃相加。我陳全忠縱能忍此屈辱，豈肯任由國家百

姓蒙羞，我勸你快快請出特使下轎相見，若再遲延，恕不奉陪，我便回府去了。（倉）

達馬圖：（陰險地）怎麼著，陳大人一定要特使下轎見你？

陳全忠：我已盡迎賓之道，他不下轎，于禮不合。

達馬圖：好、好、好陳大人請迫近前來，待我恭請特使與你相見。（陳南屏隨上作防備介）（達揭開轎簾一半時，（撕

邊——）

陳全忠：忻州太守陳——呵！（此時猛然見轎中的獒犬踞坐撲向陳全忠）（陳南屏順手一劍，將獒犬劈死，轉刺向郎約開打，眾百姓上，痛毆達馬圖，（亂錘中幕內搭架子）

大宋朝特使到——

大遼邦特使到——

（急急風中，宋使黎善從，遼使耶律休兩邊同上）

（各自勸阻己方）

達馬圖：嗚！胆大陳全忠，你縱容部下殺死特使的愛犬；鼓動刁民將我打傷，今當大都統在此，你還有何話講！

耶律休：陳全忠！你分明是藐視我邦，阻撓和議，聚眾謀殺特使，你：你：該當何罪？（倉）

陳全忠：適才我以禮相迎，那達馬圖刻意屈辱于我倒還罷了；這特使大轎之中，居然坐的是一隻惡犬。（倉）（冷笑）

嘿！（諷刺地）命我大禮參拜，也無關緊要，（嚴厲地）難道說，你們遼邦的特使，都是些披毛畜生，傷人

的惡犬不成！（倉）今有我朝特使黎大人在此，這和約訂與不訂，由他作主，左右（有）回府！（倉）

耶律休：（氣結無言可對）：這！那個聽你絮絮叨叨。郎約！（在）將他拿下了。（眾人鼓噪）

黎善從：且慢！（對耶律休使眼色）（再對陳）陳大人休再多言，達軍師暫且息怒，此事交由下官處理。呵，大都統，

遠道而來，鞍馬勞頓，請至官驛歇息，明日再議如何？

耶律休：哼，若不看在黎善從的面上，豈能與你（指陳）干休，這兒郎的：（有）將這忻口城圍圍住了（呵）（遼兵

交叉挖門兩邊下）

黎善從：大都統請——

耶律休：哼！（撞全鐘下）

黎善從：（隨下再回頭對陳全忠）陳大人，為官多年，還是這樣的傲氣，不明逢迎之道。（嚴厲地）這講和之事，如有

差錯，奏明聖上，必降重罪，你回衙聽參吧！（下）（陳南屏下場望門，撕邊一鐘，回身再看眾人，撕邊一鐘

陳南屏：好奸賊！（走馬長錘）（唱西皮散板）

遼賊欺人太猖狂，

惡犬高踞藐我邦，

恨只恨，黎善從把廉恥喪，

卑顏求和壓忠良，

滿腔熱血——(一鐺)

悲憤難當——(拔劍欲追下，陳全忠攔阻)

陳全忠：

(接唱) 忍辱負重且商量，兒呀！(叫起來再唱) 為父周旋再相讓，

我兒招兵上山崗，(眾百姓稱善：好、好)

眾位父老抬頭望！(打風點子)(風聲效果)——

眾人合唱：

(空匡) 風起雲湧驅虎狼。(四擊頭，各人身段亮住)

(幕急落)

第二場 夜 奔

(荒山殘照 岳霞飛上走邊)

岳霞飛：(唱新桂令)(身段)

西風殘照，疏林蕭條，

蓬蒿掩，疾行羊腸道；

恨那律，逞兇殘暴，

念血仇，熱淚灑征袍，

誓把遼賊首級梟。(住頭)

(唸) 家園難回首，

身繫血海仇，(兩小鐺)

一劍單身入忻口，

要取——(它) 耶律頭。(住頭)

我——岳霞飛，可恨遼邦都統耶律休，強行求婚未遂，將我全家殺害。是我拚死逃回南朝，聞得那賊奉派出使，去了忻口，我不免趕至忻口，夜入行館，手刃賊子，扳我血仇便了！

(大鐺冒兒頭，唱雁兒落尾聲)

(唱) 一宵兒，奔走荒山道，

嘆孤女，身世零凋，

到忻口，拚得命來，(唸) 耶律休呀，賊子！

(唱) 定把你，賊頭梟。

(身段) (「叫頭尾」兩番，「四擊頭」亮相，急急風下)

第四場 身殉

(扭絲，陳全忠率陳南屏，沉復上唱西皮散板)

陳全忠：(唱)惱恨耶律忒狂傲——(倉)

(幕內：「拿刺客」、「拿刺客」、「越牆而逃」……)

陳南屏：呵？(唱)行館為何鬧嚷嚷？

(水底魚，岳霞飛倉惶上，亂錘，陳南屏扶住)

岳霞飛：兒子救我！(暈倒)

陳全忠：快快攙至後面(沉復扶孟下)

(沖頭，郎豹率遼卒上，撞金鐘與陳全忠相遇，二人推磨、住頭)

陳全忠：(虛與委蛇)呵，郎將軍，寅夜至此，為了何事？

郎豹：適才大都統行館之中，有人行刺未成，越牆而逃，你這太守府衙與館驛只有一牆之隔，這刺客定是藏在你府。

陳全忠：將軍此言差矣，我父子正在此講話，並未見有人在此呀！

郎豹：住口！(五錘)分明是今日迎賓之事，你那心中不服，故而差人行刺大都統。那裡容得，這兒郎的，(有)

兩廂搜來！(呵)

陳全忠：且慢！(倉)刺客明明不在此處，你血口噴人，我這大宋太守府衙豈能容你在此放肆，南兒！(在)送客！(拂袖，倉)

郎豹：(倉)

郎豹：大胆陳全忠，窩藏刺客，圖謀不軌，(拔刀)休我看刀。(大鐘冒兒頭，陳南屏上前以空手奪刀，反手將郎豹殺死，眾遼卒逃下)

陳全忠：(叫頭)哎呀兒吓，你將郎豹殺死，那耶律休豈肯善罷干休，這——這——(亂錘)

(叫頭)爹爹呀，殺死郎豹未能消我心頭之恨，一不做二不休，待兒帶領家將，闖進館驛、殺死耶律休，除去黎善從，再與眾家弟兄去至山中，招募義軍，共抗遼賊！(它)

(沉復、岳霞飛同上)

岳霞飛：且慢！(向陳全忠)小女子岳霞飛，因報父仇，行刺未成，此事乃我一人所為，怎能連累伯父、公子，待我前去自首！(欲去)

(欲去)

去自首！(欲去)

陳全忠：不可！岳小姐一片忠義肝胆，令人欽佩。只是妳若前去自首，豈不是自投羅網，枉送了性命嗎？（亂錘）這這……

（幕內：大都統到！）

那耶律休果然來了，南兒與沉賢姪保護岳小姐後園逃走，待我用言語搪塞一陣，快去快去！

陳南屏：姪兒怎能捨下爹爹！

陳全忠：為父的麼？（倉），唉！事已至此，多言無益，為國珍重，莫以老夫為念，你們速速地去吧！（轉身）

（抽頭，陳、沉、岳三人頓足急下）

（急急風，遼卒、達馬圖、耶律休上）

陳全忠：迎接特使。

耶律休：（不由分說）啞！（五錘）大胆陳全忠，窩藏刺客不報，殺死郎豹，你……你該當何罪哇！（倉）

陳全忠：呵，大都統，進得府衙，不問青紅皂白，說是下官窩藏刺客，殺死郎豹。你在我這太守大堂之上，耀武揚威，

口出狂言，真正的無禮！（倉）

耶律休：住口！（五錘）那刺客越牆而過，逃到你的衙中，忽而不見。不是你有意窩藏人犯，就是你蓄意謀刺于我，你

……你還敢強辯麼？

陳全忠：我蓄意謀刺，窩藏人犯，是何人得見？（倉）那個的見證？（倉）你無事生非，若不念你身為遼邦特使，定要

將你掄了出去。

耶律休：好惱！（快大鑼風點頭）（唱西皮搖板）

（唱）陳全忠大胆小犯上，

謀刺特使罪非常；

人來將他來細綁，

看你猖狂不猖狂。

來吓！（有）將他剝去袍服，重重的打！（呵）

（九鑼半中，陳全忠卸蟒，除帽，甩髮，四遼卒右扯）

「打打打倉倉采倉」，左扯「打打打倉倉采倉」，架起陳全忠，「崩登倉」，陳起坐子，大叫！

陳全忠：冤枉——！（倉）

耶律休：陳全忠（快五擊頭）你為何口稱冤枉。

陳全忠：耶律休！（倉采倉）你口口聲聲說我主謀行刺，又道我縱子行兇。既無見證，怎能拿我，（倉）那郎豹進得府

衙，惡言相問，我好意說明，（稍快）他是拔刀就斬！（倉）我兒南屏，見此情景（快）他是怎能不阻？怎能

不攔？空手奪刀，殺死郎豹，乃是不、得、已而為之。你既問起情由，我是（更快）不得不言；不能不辯，似你這樣不問情由、不論是非、一味刑求，豈不是大大的（倉）冤枉——！（倉）

耶律休：那個聽你巧言詭辯，這兒郎的！（有），打……

（亂錘中，遼兵棒打陳全忠，走槍背，「撕邊」甩髮，再起坐子，亂錘接快西皮導板頭，唱導板）

陳全忠：（錘唱憂調）無情棍，打得我，皮開肉綻！（走馬長錘）

（散板）打得我，鮮血淋，怒恨沖天！（倉）

料不想，耶律賊，兇狠狂亂！

到如今，受苦刑，何處訴冤！（倉）

（左右一看）（扎、扎、扎、扎、倉）哇！

（唱）看起來，今日裡，有口難辯！罷！

（快扭絲）（唱）：拚一死，這罪名，我一人承擔，

（叫頭）耶律休吓！狗奸賊，你分明是藉事生非，要亡我大宋江山，似你這等狼心賊子，恨不得食爾之肉、喝

爾之血，方消我心頭之恨，我與你拚了吧！

（亂錘中，陳撲向耶律，被亂棍打開，再撲上被副將一劍刺死、倒下）

（沖頭、黎善從上）

黎善從：（見陳屍）呵，陳全忠因何被殺？

耶律休：他謀刺未成，放走入犯，又縱子殺兒郎豹，其罪該斬！（倉）

黎善從：這個——

耶律休：嗯……（倉）

黎善從：（見風使舵）待下官奏明我主，就說他不遵聖命，阻撓和議，又縱子行兇，謀殺特使，有傷國體，已然畏罪自

盡。大都統你看如何？

耶律休：哼哼，便宜了他，這兒郎的！（有）將屍首拖至荒郊，不許掩埋，違令者斬，回轉行館去者（呵）（急急風下

、黎隨下）

（二道幕落）

第五場 突圍

（廟門立一大「義」字旗）

(二道幕啟，荒山古廟外，大雪初霽，朔風透骨。陳全忠戴孝巾，立于山坡(砌末)上，負手遠眺，背景國樂起，「黃導板」過門舞出：

陳南屏：(唱) 彤雲起，大雪降，朔風陣陣。(倉啞啞風聲) (迴龍) 嘆嚴親，受苦刑，秉丹心，寧死不屈為國身殉。

(原板) 恨耶律，茶生靈，兇狠殘忍，

我朝中，奸佞屈，怕死貪生，

欺君王，瞞百姓，和議來訂，

眼見得，內憂外患，又動刀兵。(行法)

(唱) 自從爹爹殉難，是我與況復賢弟與岳家小姐來在這雁翅嶺上，招募志士，待等兵精糧足，好與遼賊決一死戰也，(急錘，頂板唱快板)

(唱) 陳南屏，重遺命，領義軍，眾志成城，萬眾一心，要把賊平。(住頭)

(音樂起，岳霞飛手捧袍服上)

岳霞飛：(唸) 朔風撲面透衣衫，

密縫征袍好遮寒。

(見陳沉思，悄步向前，將袍披在陳的肩上。(小鑼一擊)

陳南屏：(一驚) 呵！賢妹來了，(看看衣服) 多謝賢妹。

岳霞飛：這山風凜冽，南哥要善自珍重才好。

陳南屏：呵！賢妹，你看這大雪初降，山林猶如粉粧玉琢的一般，好不潔淨明亮呀！(唉) 只是如此大好河山，任令敵

騎縱橫，好生令人憂憤。

岳霞飛：南哥不必如此，籌兵抗遼，正當緊要之時。你我雖然身負血海深仇，卻不可憂憤傷身，意志消沉，還望你振奮

雄心，墨經治軍，才不負陳伯父的遺訓與弟兄們的期望吓！

陳南屏：賢妹言得極是，愚兄豈敢有負眾望。只是勢單力薄，抗遼之舉，遲未成行，我心中不安耳！

(沖頭打上況復)

況復：兄長，大事不好！(倉)

陳南屏：賢弟有話慢慢地講。

況復：那耶律休所遣人馬搜山來了。(倉)

陳南屏：哦……(略一思忖) 有請眾位義士！

況復：有請眾位義士！

(張英、李勇、趙義、王忠四人沖頭打上)
眾人：參見大哥。(行禮介)

陳南屏：況復賢弟報道，那那律休派兵搜山，眾位弟兄有何拒敵之策？

張英：大哥，這雁翅嶺山勢奇險，我與居高臨下，固守頑抗，那遠賊其奈我何？

李勇：山勢雖強，無有外援，勢難持久吓。

王忠：縱難持久，也要以死相拚！(倉)

趙義：陳南屏：眾位義士！據險頑抗，難以持久；以死相拚，於事無補。依我之見，不如化整為零，分路突圍，在蒙山一帶，自行集結，一則保全實力，也可乘機尋求外援，共圖大舉。

眾人：此計甚好，就請大哥分派。

陳南屏：為此兵分兩路，張李二位領本部弟兄，隨我前山突圍，況賢弟與趙王二位護送岳小姐及家眷等後山潛行出困。岳霞飛：且慢，(倉)(眾人不解)常言道：群龍無首，怎能飛騰，大哥此去，何等兇險，倘有閃失，豈不誤事，況二

哥與趙王二位理應隨護在大哥身旁，一同突圍，才是萬全之策呀！

況復：賢妹雖然說得有理，只是妹——
岳霞飛：二哥休得小看了我這一身武藝，若由我帶領家眷潛行出山，即使是被敵圍困，不能全身而退，也可有聲東擊西

，牽制敵兵之效吓！

陳南屏：兵兇戰危，賢妹若有不測，豈不教愚兄飲恨終身嘍！

岳霞飛：(急錘，頂板，唱流水)

從來兵兇戰多險，

那有畏縮能保全，

掌戎機，謀能斷，

事不宜緩，你莫再遲延

陳南屏：好吓！(大鑼鳳點頭，起導板頭，唱西皮小導板)

眾位義士回營轉——(快扭絲)(唱搖板)

但聽號角——突圍出山，(呵，眾急下)

回頭便把賢妹喚！(倉)(大哥)

此行處處有艱難，(用手指座門內大旗)(倉)

這丹心旗——(撕也)(倉)

交付妳，好生保管！

(撤鑼、亮住) 請！(與況復急下)(快扭絲)

(岳霞飛目送陳、況二人，回身走向丹心旗，以手扯旗
在單起大鑼風點頭中亮住。)

岳霞飛：(接唱：末句)

但願它——(指旗)(倉)

揚天下——

功成團圓。(撤鑼、撞金鐘、住頭)

(幕急落)

——休息——

第六場 定策

(嗔吶，場面齊奏曲牌「水龍吟」，四龍套、四上手引宋帥段雄才上)

段雄才：(點絳脣)統領帥于，掃却狼煙；義旗懸，共抗兇殘，

指日(倉)復河山。(水龍吟合頭，歸大座)

段雄才：(唸詩)笙歌舞斷羨藜砂，

荏苒遍地賊騎踏，

孤忠迴天却乏力，

恨興亡，英雄怒煞！(住頭)

本帥——段雄才，(倉采)宗室為官，鎮守這蒙州一帶，遼賊耶律，以訂約為名，進駐忻口，殘民以逞，百姓塗炭，本帥未奉聖命，不能解民倒懸，只得招兵募馬，伺機而動，正是！(扎)(唸對)待等風雷傳令號——

(幕內：二位義士到：)有請，(陳南屏、況復上)

況復：(接唸)雲龍飛虎聚英豪。(五鍾)(進帳)陳南屏、況復，參見元帥。

陳南屏：

段雄才：二位少禮，這幾日未曾巡視義軍操演，想必更加精進的了。

陳南屏：南屏等自忻口冒死突圍以來，多蒙元帥收留，生養將息已有數月，眾位弟兄，一個個精神抖擻，鬥志高昂，只

等元帥一聲令下，斬將奪旗，必能驅逐遼寇，還我河山！

段雄才：二位義士豪氣干雲，眾位弟兄壯志可嘉，本帥雖然守土有責，只是未奉聖命，不得擅離防地，眼見得百姓流離，卻是愛莫能助；滿腔激憤，却又無計奈何？

況復：元帥憂國愛民，我等莫不敬佩，只是朝中奸佞當道，坐視遼賊猖狂，這大好河山，何日才得光復？有道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帥何不當機立斷，點動人馬，興兵除遼，我弟兄願作先驅，誓死相隨！（倉）

段雄才：這個——若是奸臣搬動是非，聖上降罪，解除了我的兵權，這光復河山豈不越發的無望了嗎？

況復：這——

陳南屏：南屏倒有一兩全之策。

段雄才：有何兩全之策？

陳南屏：想那耶律休，自從霸佔忻口，狂傲自大，耽于酒色，遼兵必然疏於防範。我等分批混入城中，元帥可以巡邊為名，選派馬軍，緩緩向忻口接近，待等南屏突襲行館得手，那時元帥的鐵騎從空而降，裡應外合，一舉收復忻州，有此戰功，聖上焉能降罪，元帥三思。

段雄才：哦！（風點頭）（大鑼）（西皮散板）

（唱）陳南屏，一席話，頗有識見；

獻此策，可稱得，一計兩全。

二義士，回營去，巧裝改扮；

待本帥，點精兵，將作後援。（住頭）

（唸）就依南屏之見，二位速速回營準備去吧！（段側下）

陳南屏：謝元帥！（大鑼風點頭）（唱西皮散板）（對況復）

（唱）賢弟先回忻州轉，（卻是為何）

尋訪霞妹說根源。（哦哦）

八月十五吓——巧改扮，（是、是、是）（快扭絲）

一戰功成慶團圓——（遵命）請！

（四擊頭，兩人分下）

（二道幕落）

第七場 問 漁

漁 (二道幕啟，江畔、對岸山景，小鐮打上漁夫持槳划船介)
夫：(唱山歌)

一簑一笠一扁舟，

一丈絲線一寸鉤，

一曲高歌一樽酒，

一人獨釣一江秋。逍遙哇，逍遙哇呵！

(沉復幕內：走吓！水底魚打上)

沉 復：是我奉了大哥之命，先回忻州，尋我霞飛妹子的下落。只聽人言，他突圍失敗，多半藏在九曲山中，因此日夜

兼行，來到江邊。看！(小鐮一擊)那旁有一小舟，待我向前問來，喂——漁老丈！

漁 夫：是何人高聲喊叫，驚走了我的魚兒！(搭眉遠眺介)

沉 復：請問老丈，到九曲山該怎麼走哇？

漁 夫：(心中一動)這九曲山麼！(正是)你來看，渡過江去，對岸就是九曲山了。

沉 復：如此就請老丈渡我過江。

漁 夫：我這是打漁的船兒，從不載客的呀！

沉 復：我有要事在身，老丈行個方便，我是重金答謝！

漁 夫：這重金答謝麼？好、好、好看在銀錢的份上，我就渡你一回。

沉 復：多謝老丈。

(小舟擺岸，沉上船介，打「水點子」倉郎……小舟離岸二人身段介)

漁 夫：啊壯士！風塵僕僕從那道而來呢？

沉 復：(不在意地隨語答話)呃！從京城而來。

漁 夫：爲了何事要去九曲山呢？

沉 復：(警覺) 尋訪親友。

漁 夫：(試探) 找的什麼人？是男的呢？還是女的？(大鐮一擊)

沉 復：(心驚) 啊！(故意緩緩地)，我說老人家，少管別人的閑事，你還是好好地划您的船吧！(此時漁夫故意

使小舟一晃動(倉啣——) 啊啣！(身段介) 你倒是留點神呀！

漁夫：我看你神情詭秘，不是官府的密探，定是耶律休的走狗！（倉）（停船不走）

況復：呵！老丈不可誤會，我實在是有一事在身，你快快將我渡過江去，我是重重的酬謝！

漁夫：哼！你若不說個明白，是休想過得江去！（倉）

況復：哦！聽你這個「話碴兒」，你也不是尋常的打漁人。

漁夫：本不是打漁之人。

況復：吓！你為何攔阻于我，（故意地）哦！是啦！想必你不是官府的密探，定是那耶律休的走狗！（倉）

漁夫：哈哈！他倒反咬了我一口，我來問你，你可是姓「況」！

況復：呵！（故示輕鬆）你呀！你再別誑我啦！

漁夫：你名叫況復！（倉）老漢當年隨岳小姐突圍之時，曾見過一面。

況復：哦！（腰中取出匕首，唸「暗語」看他是否自己人）呵！老丈！「弟兄三結義」！（作三指手勢）

漁夫：（接唸）（用細指一伸）莫忘丹心旗！哈哈——果然是況二爺到了、老漢虞世昌，適才惟恐誤認，才戲言相試

，況二爺莫怪。（二道幕落、換景）

況復：豈敢，虞老丈因何在此？可知道岳小姐的下落？

漁夫：我正是奉了岳姑娘之命，隱身江邊，作一耳目呀！

況復：照你這麼說，我那霞飛妹子果然在九曲山中了。

漁夫：正是如此，只因突圍失散，岳姑娘被這九曲山林場主人孟七公所救，是她借招募林場工人為名，集合舊部，待

機出擊，只是不知陳公子的下落，正在為難，況二爺來得正好，待我速送你上岸，去見岳姑娘便了。（撐船

介）

況復：多謝虞老丈，（走馬長錘，兩人亮高矮相，急下）

第八場 報訊

（二道幕啟：九曲山林場。天景：弦月孤星，山居斗室，一几兩椅，桌上置「丹心旗」孤燈。岳霞飛倚窗沈思、國樂揚起「反二黃搖板」過門溶出——）

岳霞飛：（唱）望山月，透窓櫺，夜闌人靜，

憂國仇，思家恨，倍覺——（轉「中三眼」）淒清，

在忻口，刺元兇，險遇不幸，

過南屏，全結義，共抗遠兵，

分別突重圍，

血戰脫困境，

到如今他——他生死不明無音信，

我困居山林雁無憑，好不傷情！（行弦）

（見旗）

（唸）我與南屏臨別之時，他將這丹心旗交付於我，言道：待等這大旗飛揚，國土重光，就是相見之日，如今見旗思人，生死茫茫，怎不令人懸念也——（轉二黃原板）

（唱）撫義旗，念南屏，柔腸百轉，

孤忠恨，烈女淚，濕透衣衫。（切弦）（取旗介）

（唸）義旗呀！丹心旗！（改唱「西皮」，頂板流水）

（唱）歷經艱險雖破綻，

丹心正氣猶宛然，

耐得幾番風雨勁，

一樹梅花傲霜寒。

（林場孟場主之女孟瑛領况復小鑼急上）

孟瑛：霞姐姐、霞姐姐。（轉回身來問况）喂！你叫什麼來着！

况復：我叫况復。

孟瑛：霞姐姐，有個叫况復的要來見妳，妳快點開門啲！

岳霞飛：（一驚）况復，二哥來了（開門介）二哥在那裡？二哥在那裡！（倉）

况復：賢妹！（亂錘）

岳霞飛：（忙不及待）二哥，你！你怎生至此？南屏他——

况復：（故意地）我說賢妹呀！你先讓愚兄我歇歇腿，喝口水，緩過氣來再告訴你成不成？

孟瑛：那我給你端水去，還得弄點酒飯是不是？

况復：小姐，我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行禮介）

孟瑛：別踉啦！小心跌跟斗。（笑下）

岳霞飛：二哥還是這樣風趣！

况復：得啦！你也別再誇我，我這就告訴妳吧！南屏大哥已然安全突圍，與我一同暫歸蒙州段元帥帳下。

岳霞飛：哦——隨行的弟兄呢？

况復：多半無恙。

岳霞飛：他既然出困，為何不來尋我？

况復：只因段元帥命他收容舊部，招募新兵，這軍令可不是鬧著玩的，那能說走就走呢？

岳霞飛：那二哥你——是怎樣來到此處呢？

况復：是那段元帥聽了南屏大哥一番建言，就要點動兵馬，共除遼賊，這才命我先行回轉忻州，尋找你的下落，多虧江邊的虞老丈指引，才得相見，這回你該放心啦！大哥也不用擔心啦！二哥我這兩條腿也快跑斷啦！哎喲……我這是為了誰呀！

岳霞飛：（羞）多謝二哥，請受小妹一拜。

况復：起來，起來，自家兄妹，我跟你鬧著玩的。說正格的，大哥約定，八月十五日會師忻口，共除遼賊！（倉）

岳霞飛：怎麼講？（抓住况手向前）

况復：八月十五會師殺賊吓！

岳霞飛：（悲喜交集，「撞金鐘」中胡琴起二黃散板過門）

（唱）聽一言，不由我，淚如雨下，（倉）

又是喜，又是悲，百感交加，（倉）

喜的是，他無恙，免、我、牽掛，（緊接唱下句）

卻心酸，念南屏——人在天涯——。（住頭）

况復：賢妹不必如此，相見之日不遠，理應高興才是。

岳霞飛：這——（拭淚介）小妹失態了。

（孟瑛端酒茶急上）

孟瑛：酒來飯到，山居野味，不成敬意，况二爺莫怪！

况復：瞧瞧！妳不也跟我躑上了嗎？小心——

岳霞飛：（全）摔個大跟斗（全望）

孟瑛：霞姐姐，我爹聽說况二爺來了，要來見上一見！

况復：（正在吃飯）不成、不成，怎能勞動老爺子大架，等我吃完了飯；喝完了這杯酒，再去給他老人家請安去！

岳霞飛：孟家伯伯，不拘小節，是性情中人，只怕他已然來了。

（孟場主幕內，嗯哼！）

孟瑛：霞姐一猜就中，老爺子可不是來了嗎！

（况復急忙整齊衣衫）

孟七公：(五鍾上) (唸對)

虎老雄心在，

報國待時來！(三人出門迎介)

三人：伯父、老場主，請到裡面！
爹爹

孟七公：請！吓哈……(進門分坐)

呵，況先生駕到，招待不週，多多見諒！

況復：老場主如此相稱，豈不折煞晚輩了！

孟七公：這——好好好，恭敬不如從命，老夫就托大叫你一聲況賢侄可好哇？(況起立；豈敢)請坐！

岳霞飛：原應如此相稱才是。

孟七公：況賢侄，(伯父)此番進山，必有陳公子的消息。

況復：侄兒正要稟告老伯，南屏大哥已勸說蒙州段元帥發兵接應，我等八月十五在忻口會合。

孟七公：(哦……)但不知怎樣的會合呢？

況復：各位弟兄分批潛入忻口鎮，突襲館驛，那段元帥的騎兵在城外接應，裡應外合，一舉破敵。

岳霞飛：伯父老謀深算必有高見？

孟七公：此計甚好，只是忻口城關防甚嚴，通行不易吧？

況復：弟兄們扮作行路客商，混入城中。

孟 瑛：(拍手)那該多好玩呀，爹爹我也要，咱們也扮一個——(思忖介)扮一個跑江湖的雜耍班子，爹爹是班主，霞姐姐跟我是您的女兒，能唱小曲說平話，況二哥是你的徒弟，他的一身武藝，可以使槍弄棒，您瞧瞧，

有文有武，咱們這個「孟家班」還真齊全吶。

孟七公：嚶——議論大事，妳又來頑皮。(心裡頗以為然)

岳霞飛：瑛妹說的頗有道理，扮作江湖藝人，既可遮人耳目，也可公然攜帶兵刃，況且我和瑛妹俱是女孩兒家，多說幾

句好話，諒必不會多方刁難我們。

孟七公：這個——

孟 瑛：我倒想起來啦！每年中秋，忻口城「關帝廟」都有酬神的廟會，咱們正好說是「趕廟會」、「拉場子」的，當

場耍一套給他們瞧瞧，那些把關的遼兵一樂，就放我們過去啦！

孟七公：唔——(摸摸鬍口，已然心動了)

況復：老場主，瑛姑娘此計，倒也可行，只是風險大了些，萬一沉不住氣，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呀！

孟七公：况賢侄慮得極是，小女此計雖欠週全，但時機緊迫，別無良策。有道是，生機須向險中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倉）待老夫召集弟兄們，一同前往便了，（大鑼鳳點頭）

（眾人齊豎大姆指稱讚介。）

（唱西皮搖板）多年積憤今舒暢，

況復：（接唱）寶刀未老更剛強！

孟七公：（接唱）但等到，中秋日，改裝前往——（空匡）

岳霞飛：（將旗一抖與孟瑛同展開旗面——）

（唱末句）

丹心旗——（倉）

聚義師——

國土重光——

（幕急落）

第九場 巧扮（戲中串戲）

（陳南屏幕後：「走哇」，撕邊，一鑼亮住，陳改扮差官模樣，身負「公文封」乘馬上，四邊靜，走身段）

陳南屏：（唸）集英豪，驅遼寇，

巧改扮，入忻州，

中秋之夜共聚首，

收復失土報國仇！（住頭）

俺！（倉）——（掩飾介）（左右一望）陳南屏，（倉米）約定今晚三更，突襲耶律行館，是我扮作差官模樣

，要闖進忻口，天色不早，就此馬上加鞭。

（水底魚圓場，二道幕啟，城門，一遼官、二遼兵席地而坐，正在飲酒。遼官見陳到，起立喝問！）

遼官：呔……（倉）什麼人擅闖城口，還不下馬！

陳南屏：俺乃黎善從黎大人帳下差官，奉命進京公幹，事畢回來，並有緊急公文（轉身背向遼官）顯示所携公文封）呈

報黎大人，恕不下馬，（加鞭拱手）請了、請了。（急下：）（遼官方欲追問，幕後鼓樂聲大作，眾志士扮

作迎親隊伍，由媒婆前引，揚長而行）

遼官：站住！你們是做什麼的？

媒婆：啲！老爺，您沒瞧見，咱們這是娶媳婦迎親的呀！

遼官：這轎中是什麼東西？

媒婆：人嘛，什麼東西，難不成還是條「狗」？（與前第二場呼應）

遼官：我却不信，某要搜它一搜。

媒婆：慢點，轎子裡坐的是新娘子，你一個大男人、拿刀動杖的可別嚇著人家，我問你，你娶過媳婦沒有？

遼官：唔，無有便怎樣？

媒婆：這就難怪了，我們這兒有個忌諱！

遼官：什麼忌諱？

媒婆：沒討老婆的人，要是偷看人家的新娘子呀！

遼官：怎麼樣？

媒婆：他一輩子討不到媳婦兒！

眾人：對啦！一輩子討不到媳婦兒！（哈哈——）

遼官：（臉上掛不住），我却不信，來！（遼卒應有）你們上前搜來。

兵甲乙：我們倆也都沒有媳婦兒呀！您不去，我們也不去。

遼官：混賬東西，膽敢違抗軍命，小心你的腦袋，還不快去。（二遼卒無奈向前掀開轎帘）

兵甲乙：啲，真是個漂亮新娘子吔。）

遼官：當真是個新娘子？

兵甲乙：您要不相信，不怕討不著媳婦兒，就自己去看看。

遼官：好了，好了，快走、快走。（揮手放行）

媒婆：（招呼大家）吹打起來！快點走，別誤了吉時良辰（眾人吹打、花轎下、媒婆又回頭對遼官行禮介）我說老爺

，等我辦完了他們的喜事，回來再給您找個花不溜丟的媳婦，您看怎麼樣！

遼官：（京白）那我就先謝謝您啦。

媒婆：好說，我還等不及喝你這碗冬瓜湯吶，咱們回頭見。（急下）

遼官：回頭見——（迷迷糊糊地）

（快長鏈，孟七公、况復、岳霞飛、孟瑛扮作江湖賣藝人上。）

孟七公：（唱西皮散板）

離卻了，九曲山，忻口道上。

岳霞飛：（接唱）扮作了，賣藝人，好把賊誑。（住頭）

孟七公：（向前）這位官爺請了。

遼官：（打量）你們是作什的？

孟七公：我們乃是江湖賣藝的，聞得關帝廟有酬神盛會，因此前來赴會的。

遼官：我家大都統嚴令，這忻口鎮，不許閒雜人等進出，快快走去！（看看况復覺得扎眼）喂，你是作什麼的？（况復裝著沒聽見不答）

復裝著沒聽見不答）

岳霞飛：啊，這位官爺，他是我爹爹的徒兒，自幼就是啞吧，不會說話，官爺莫要生氣。

孟瑛：姐姐，我看這場廟會也看不成啦！咱們到別處去「拉場子」，還怕沒人聽我們姐倆的小曲兒嗎？

遼官：哦！你們還會唱兩句嗎？

孟瑛：那可不！南腔北調，山歌鼓書、平話又曲，我們會的可多著吶；要不要我唱兩句給您聽聽呀！

孟七公：休得胡鬧（取一錠銀子塞到遼官的手中）啊，官爺，這有一茶之敬。有道是：瞞上不瞞下，高擡貴手，我們也

好進城。

遼兵甲：（不高興）喂，老頭兒！這點銀子就能打發我們三個人嗎！（伸手介）

遼兵乙：你瞞得了上（指遼官）可瞞不了下啣（指自己和甲）

孟七公：哦！是是是！（又取銀給甲乙）

遼兵甲乙：這才叫做瞞上「沒」瞞下！

孟七公：是是是！承教了！

遼官：你這老頭兒，倒也知趣，（揮手放行）過去吧！

孟七公：多謝三位官爺！（示意大家進城。）

遼官：（突然地）轉來！

孟七公：啊！官爺還有何事呀！

遼官：我家大都統喜愛的是雜耍曲藝，愛的是美貌姑娘，不如隨我去至行館，你們唱上兩段，好好地侍候大都統，自有重賞。

有重賞。

孟七公：這個——（心中大喜，但故示沉吟）

孟瑛：我不去，我就是怕進衙門！（故意矯情）

岳霞飛：啊爹爹，官爺好心照顧我們父女，況且有賞錢可得，去又何妨呢？（示意）

遼官：還是這位姑娘通情達理。請——（二道幕落換景）

孟七公：（用手勢招呼况復）如此，有勞官爺帶路。

（啞場子、進城門；况復肩抗刀槍靶子尾隨在後，撕邊一小鐘、况復「嘿味」一笑。）

遠官：啊！你笑什麼？（七公、霞飛猛然一驚）

孟瑛：（掩飾）他呀！他想到了行館，有吃有喝，又有賞錢，他怎能不樂啊！（瞪況復一眼）瞧你那付德性！

遠官：大都統威嚴非常，你們要小心了。

孟七公：啊！是是是！

（圓場：二道幕啟，行館大廳）

遠官：門上那位聽事？（中軍官上）

中軍官：作什麼的？

遠官：忻口鎮守城官求見。

中軍：候著（是）有請大都統！

（五鐘，耶律休上。）

耶律休：何事？

中軍：忻口城官求見！

耶律休：叫他進來！（歸中座）

中軍：（對遠官）大都統傳，你要小心了。

遠官：是……（對孟等）你們在此稍候，（是）進內行禮介）參見大都統。

耶律休：罷了，深夜進見，為了何事？

遠官：啟稟大都統，屬下在城門口見有父女三人，口稱是賣唱的藝人，前來赴關帝廟會，屬下見那兩個女子聰明善道

，美貌非常（哦！）因此帶行館獻與大都統。

耶律休：好好好！叫他們進見。

遠官：是，（出門介）你們隨我進來（四人進門介）

孟七公：江湖藝人孟彪叩見大都統。

耶律休：罷了，（立刻被岳、瑛二人吸引。）啊！妳們兩個叫什麼名字。

孟瑛：我叫孟小玉。

耶律休：好好，好名字，哈哈！（問岳）妳呢？

岳霞飛：我叫孟小霞（略側面，以防被認出）

耶律休：哦、孟小霞（再審視）哎呀——我看妳好生面善吓曾在那裡見過！唔——哎呀——怎麼想不起來了。

岳霞飛：大都統，小女子山野草民，怎見得都統全面，大都統說笑了。

耶律休：（見女人就骨頭輕）哦：是我認錯了！中軍！（在）看酒來：（是）（中軍捧酒上）

孟 瑛：(搶過酒壺，一面為耶律休斟酒，一面說)大都統，有酒無歌多乏味呀，我伺候您一段怎麼樣？

耶律休：哦：妳要唱上一段？哈哈……好好妳且唱來，

孟 瑛：那妳先乾了這杯。

耶律休：好好好，先乾這一杯，(飲酒介)乾：

孟 瑛：大都統真是好酒量，(再斟酒)我給您滿上。

耶律休：這酒可以慢慢地飲，這唱嘛我可等不及了。(色迷)

孟 瑛：好！那大都統愛聽些什麼呢？

(註：戲中串雜耍、須視演員本身技藝而定、安排節目以地方戲曲為佳……)

耶律休：(情已難禁)只要妳唱的(伸手介)什麼都好。

孟 瑛：那我就伺候你一段(臨演時準備之)

(唱完了，岳可添唱一段其他的曲子。)

耶律休：(有點酒醉)：唱得好、唱得好！

孟 瑛：好的還在後頭呢：(哦！)唱完了文的，咱們來點武的怎麼樣？

耶律休：某家生平、最愛武藝、武的好！

孟 瑛：如此霞姐姐(倉)舞劍伺候呀(此時長撕邊，陳南屏上高桌子，瞭望介、大鑼一擊)

岳霞飛：是！(不可配樂)(劍套子)(舞至最後)「急三鑼」一劍刺向耶律休)看劍！(三人齊上)

耶律休：(大驚)妳——你就是那岳霞飛，哎呀！(正是你家姑娘、賊子納命來)啊！(大喊)拿刺客！(推桌子，擋住三人。)

(陳南屏經桌子上翻下來，遇見達馬圖帶領遼兵上，一劍將達馬圖刺殺，劈門進入，(霞妹！)

大哥！)這一剎那耶律休已然逃走，遼將上、架住同下)

第十場 功成

(緊鑼、快西皮導板頭)戰馬長嘶連聲吼——

(馬童翻上，「四擊頭」引段上亮相，「望家鄉」唱快板)鐵騎如飛鬼神愁

三軍與爺，(冷錘)精神抖擻——(唱散)

(急急風，圓場，遇耶律休領兵將上，「二龍出水」，列陣，二人架住。)

耶律休：你是何人。

段雄才：本帥段雄才——(削耶律頭「匡采匡」)(呵！)

(唱末句) 為民除害報國仇。(邊唱邊打，掃頭，架住) 殺！(呵——)

(大開打：長短套子由導演安排，但其中應含下列各場：

△岳震飛高台(山坡砌末)搖展丹心旗，開打(下)

△陳南屏持大旗上，耍旗、眾遠兵跌、撲、翻滾。(下)

△耶律休敗上，元帥追上，眾開打，陳南屏、岳震飛下場門上，「看劍」將耶律休刺死！二人跪下，向天祝告

介，拭淚介，段雄才勸慰二人介，推磨至舞台中，眾志士均上場。)

眾 人：耶律休已死，遼兵潰退，黎善從不知去向！

段雄才：陳公子與眾位壯士，暫駐忻州，本帥奏明聖上，再行封賞，正是：

(唸對) 一戰功成驅豺豹，

陳南屏(接唸) 同仇敵愾把賊梟，

岳震飛：(接唸) 且看丹心旗飛處！倉(背後義旗飛揚)

眾 人：(合唸) 重見青天白日照！

(吹尾聲、幕急落。)

劇終

評語：

本劇故事尚有可取。作者對分場、行頭、行當、鑼鼓、唱詞句構、腔板都有相當之了解，其中亦小有瑕疵但不難修正。